

浦江婁季美評定

明文分類小題

貫新編

愛蓮堂藏板

明文小題貫叙

甚矣哉文章之難也蓋文章與世道無相
依窮表裏大之則包乎天地小之則撮乎
毫釐聖紀量之至宏此不足以窮乎至大此
心之至精此不足以眡乎至微故人之窮
學心不可以不養也行不可以不立也四
子之書者可以不以熟玩秦漢五代唐宋八

家之文不可以不熟讀也數世其刻行文
之本立矣以是行文文步弓不當此其經
然抑弓難焉此今去行文之要弓曰神
曰理曰法曰氣曰筆曰辭行文之妙弓六
曰神肖曰理粹曰法密曰氣古曰筆妙曰
辭強家向今之作文此辭強矣筆能盡妙
乎筆妙矣氣能盡古乎氣古矣法能盡密

乎法密矣理能盡粹字理粹矣神能盡肖
乎余讀今人之文才紀不足興能不高而
律以此六步別往還瑜瑕互見不禁心愛
惜之此明文小題一選余之所竊汲者也
雖雖大匠之規矩必先自治而後治人今
人作文也固以明人爲大匠矣然明人乃
學問學問詎必盡純明人而性情性情詎

必盡理明。明人弓矢。彘文彘彘。恒必盡協。是
故。今人之文。明人雖不及筆。之制。之。而明
人之文。今人猶得斟酌。之。酌。之。彼至瑕。應。之
未除。此亦既昭然在人耳目。之。苟吾奈何
不改。之。以自悞。悞人。并。以悞古人也。哉。命
於是。旁搜各選。互相考訂。訛。此。臣。之。多。此
除。之。少。此。加。之。按。之。理。而。未。肯。此。易。之。太

密也吾使之踈太踈也吾使之密呼然不
合也使之聯高下不調也使之乍重思之
而未得也則從容以俟之至思之而幸得
一得也則急起而書之今將所改之意往
明篇末不知謗之也之果以爲何如也呼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人之心古人
自知之方累後人不能盡知之苟天下

先我而知之此匪特古人之所待抑亦愚
之所歆折衷也今昨以是著之於篇以俟
天下之高明此論室焉

昔

雍正九年歲次月九日浦江浚學樓泮序

氏書

舉業淵源

浦江樓 風季美氏撰述

受業黃正學時敏

全校

男

紹梁元津

養心

人為萬物之靈。靈在此心。人稟五行之秀。秀亦在此心。故人有此身。必有心。田有心。田必有心。苗有心。苗必有心。花讀書以耕之。則心田自治。積理以種之。則心苗自長。涵泳以養之。則心花自開。人當心花正開時。其文機必有活潑。心思必然開拓。詞華必然绚烂。自此日積月累。造至極純極老。令人一字不可增減。移易方是結果成就田地。

諸葛武侯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夫武侯所謂才固不專指乎文章然立德立功立言事雖殊途理歸一致試觀古今來傳世不朽之文何一不從學問而得古今來經經緯史之學何一不從沉靜而來然試問人心何以不靜曰欲累之也欲不淡則心不清心不清則理不現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朱子曰心於未遇事能靜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此是不可不靜之故又曰動時循理則靜時始能靜此是所以能靜之由武叔卿曰文者心之精也而神所為也神有清濁則文有純雜神有靜躁則文有麤細神有昏明則文有顯晦有諸內必形諸外若表影

相符未有或爽者也。故修文之士先務凝神。神完則精固。精固則氣充。氣充則志強。天下事無不可為者。況區區文字乎。

董玄宰曰。讀書要養精神。人一身只靠精神幹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只是這箇人。故要養起精神。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減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無解悟。無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乘。

武叔卿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澤媚。文字淺俗。皆因蘊藉不深。

蘊藉不深皆因涵養未到涵養之文氣味自然深厚手筆自然明朗
理有餘趣神有餘閒詞盡而意不窮音絕而韻未已所謂淵然之光
蒼然之色者是也程明道謂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華墨蹊徑之
外此無他惟其涵養到蘊藉深故其情致疎遠若此

立行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言心之聲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人
以體諸身者存諸心又以存諸心者見諸文則其所為文者皆素行
皆實德也夫何患其不精之有無何世之學為文者視聖賢過高視
已過卑於是一題到手不逞厥私心妄為揣度便倚着時文謬為附

會夫作文而至於揣度附會豈能於題神有合也哉吾本有一捷徑
於此可以聖賢之言為我之言亦可以我之言為聖賢之言無他學
為聖賢而已矣擇師訪友誦法古人心聖賢之心行聖賢之行下而
在田則以聖賢之德為德上而在天則以聖賢之功為功不潛不見
而躍於淵則以聖賢之德與功而發之為言如是則身之所行皆文
章筆之所書皆實行即聖賢復起亦當許我又何必以揣度附會之
文僅倖功名於萬一也哉

夫文章之不精由於品行之不立品行之不立由於心術之不純而
心術之所以不純者夫豈無故而然哉其必有所以中之也今天天

之生人既賦以耳目口鼻四肢之形雖主智豈能無人心惟是古之
聖賢為能以性制情是故心術純品行立以之立功則勲業著於當
時以之立言則文章顯於後世若今之人則不然耳好聲心即從之
而好聲目好色心即從之而好色口好味鼻好臭四肢好安佚心即
從之而好味好臭好安佚好之而思得之安能不汲汲於富貴好之
而不能得之安能不戚戚於貧賤夫如是則心日紛心日紛則行日
壞行既壞則其文又安能脗合於聖賢也是故君子之為學也必有
不貪富貴不厭貧賤之志而人品乃立亦必有不貪富貴不厭貧賤
之志而文品乃成

學者立身士林。非甚不肖。亦必有志聖賢。然學問之途岐之中。又有岐焉。擇術不可以不慎。夫道統間。自唐虞三代相沿。孔子已集其成矣。無何而有楊墨亂之。楊墨之學。孟子力為闢之矣。無何而佛老又亂之。佛老之學。朱子力為闢之矣。無何而又有陽儒陰釋之學。以亂之。學者欲學為人。必以孔子為宗。欲學孔子。必從朱子。而始今者。朱子全書。其在理學之淵源。亦即文章之秘鑰也。學者盍取而參之。

看書

天之生人。本無聖凡之異。聖賢之心。即我心也。我之心。即聖賢之心也。惟聖賢先得我心。故先我立言。則聖賢說出的話。總是我自己說。

出。明。話。學。者。果。能。如。此。設。想。書。理。自。然。明。白。此。是。看。書。第。一。法。次。之。
則。設。身。處。地。將。曰。書。許。多。話。頭。一。一。就。自。己。身。上。體。貼。體。貼。既。到。又。
何。必。再。看。注。解。然。由。此。而。再。看。注。解。固。沛。然。若。決。江。河。矣。朱。子。云。凡。
看。文。字。熟。讀。精。思。久。之。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解。露。出。來。此。方。是。自。
家。得。力。處。只。於。外。面。注。解。上。尋。影。子。話。終。不。濟。事。此。言。讀。書。者。不。可。
先。看。注。解。也。又。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令。有。味。理。會。不。
得。處。自。宜。深。思。思。之。不。得。然。後。將。注。脚。看。始。有。益。如。人。飢。而。後。食。渴。
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甚。無。味。也。此。言。讀。書。者。必。先。
自。為。深。思。然。後。可。看。注。解。也。

看書如遇長章要得大頭腦。大頭腦既得。方分出段落。節次來看。段落。節次既分。方好逐句細看。逐句細看時。不可徒看他實字。須要會他虛字。如此看得分曉時。然後通融前後一氣看之。看他重在何處。輕在何處。脈絡貫通在何處。口氣呼應在何處。如此看得久。慣不。但書理明白。即行文之法。亦瞭然矣。

古人曾云。好古能文。人未有不好古。而自然能文者。又云。好學深思。人未有。不深思。而可言好學者。

人之讀書。早悟早通。遲悟遲通。不悟不通。既讀書矣。而仍然不通。何如不讀。人之看書。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既看書矣。而仍然